

浑河月

张烈著

鸭绿江文学月刊社

代序

于成全

我和作者相识较晚，他已进耄耋之年。在文坛上默默无闻。但当我读了《浑河月》中篇小说集后，作者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以及那种始终不渝地爱国主义情操，是值得赞誉和肯定的；那种反抗日寇侵略，决心把打破日伪统治时期的“铁屋子”，以及在他笔下的农村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被苦难折磨的小人物却奕奕如生。作者对他们倾注了崇高地爱、倾注了满腔地心血。

首篇《浑河月》（第一部）是反映七七事变后，在东北抚顺一个小学校里发生的故事，在小说中突出地反映出韩生水和郑淑静两个青轻人青梅竹马时期的淳朴友情。走向社会后，二人又相逢。决心要打破敌伪统治的“铁屋子”，可是在他们中间又插进来一个“反满抗日”的激进分子宣传鼓动家青年美术老师，在他们三角关系爱情纠葛中，美术老师是个胜利者。可是当他们在结婚的晚上，美术老师突被日寇逮捕、惨遭杀害。于此同时，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韩水生逃出抚顺，投奔革命。郑淑静也因为婚姻关系，被父母所逼，企图投河自尽，被救后，也跑出东北，奔向光明的地方去了。

《无声的沉默》中，是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经济生活的状况。重点突出公社书记周济民下乡蹲点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苦恼。在如何巩固集体经济体制中，采取种种措施，生产情况仍不见起色。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遇上他失散多年的

姐姐，指着他的小名骂他，使周济民一次次地陷入沉思之中。苦于无法解决生产问题。

《葡萄架下的故事》，是通过一个孤儿学会熟皮子来到东山里，在一个叫鹰鼻子大地主家熟皮子，认识了地主家一个佣人——年轻的姑娘，他们发生爱情而遗恨终生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两个人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女人由江北回来，又来找她年轻的恋人，他们准备结婚，消息传出后令人惊叹不已。

《老贺头》篇是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当时农村出现一场激烈地冲突。老贺头是一位“老老干部”（老土改干部、老党员、老生产队长）他对分田到户联产承包持一种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是倒退、谋反、社会主义败家子。在他盛怒之下，打伤了生产队长，他这种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僵化思想的典型反映。历史是前进的。当年秋收后，全生产队总产超过历史上最高产量。生动地事实教育了老贺头。

《洪半天外传》是反映粉碎四人帮后，是过去从未被人夹上眼的小人物洪半天居然要承包荒山创业的故事。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新人，是党的政策解放了的农村潜在的生产力。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他离开了生产队，到东山里卖些针头线脑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认识一个深山里的姑娘，二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可是生活每况愈下，负债累累，生活逼着洪半天去舐盘子底，行乞要饭去卖血。给要离婚的媳妇用卖血钱买件新衣，二人坐在路边抱头痛哭。

粉碎四人帮后，洪半天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大胆地要承包荒山创业，居然获得成功。

《堕落的女人》是批判一个女性在权与势的诱惑下堕落的

故事。《苦情花》是作者的新作，描写了一个受苦难折磨的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了维护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逃跑后，到处行乞流浪，但他却不断学习俄语，他学习的目的是研究斯大林，以及苏联文化等等。粉碎四人帮后，这个流浪汉才返回故乡，他用“打大碗”的民间曲艺形式，把他在外所闻所见，唱给父老乡亲。不久，被调县文化馆而被重用。

如果说风格即人，那么作者时刻关心农民的命运，关心国家的命运。作者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是值得赞扬的。

以上文字不算什么序。作为该书的编辑，应当对这本书的内容作个简要介绍。

再次对作者的勤奋表示敬意、预祝他有新的成就。

1993、5、5日

浑 河 月

(中篇小说集)

目 录

1、浑河月：.....	(1)
第一章：第一次邂逅.....	(1)
第二章：素描画.....	(22)
第三章：新的战士.....	(42)
第四章：艰难的路.....	(58)
第五章：任 务.....	(74)
第六章：藕断丝连情意长.....	(81)
第七章：“我走了”.....	(99)
第八章：刚强烈女.....	(111)
2、无用的沉思.....	(124)
3、葡萄架下的故事.....	(161)
4、老贺头.....	(188)
5、洪半天外传.....	(225)
6、堕落的女人.....	(249)
7、苦情花.....	(279)

浑 河 月

第一章 第一次邂逅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得意忘形，一心想要灭亡中国，称霸世界。这天在北平西宛平县境内芦沟桥突然发动向中国驻军进攻，遭到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有意制造芦沟桥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在当时的东北，所谓沦陷区内，那些稍有点民族气节的青年人，也引起了不寻常的反应。特别是在青年知识界中，议论纷纷，摆出了坚决要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的姿态，报国捐躯，在所不惜了。

一个初秋的夜晚。

在东北辽宁省抚顺市某道街国民优级小学的后院单身宿舍里，一个小书桌上放着一盏低级的台灯，灯光透过早已发旧的纱罩，照着两男一女的面孔。六年级班主任高小峰，坐在靠书桌旁边的床上，这人肩较宽，短分头、方脸。书桌前，坐着一位小头小脸，外表却十分潇洒的青年，美术老师詹为国，临窗还有一张床，坐着一位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郑淑静女士。

他们今晚要开个小会，等待几个朋友，研究一下“不再沉默”的问题。少停，陆续进来几个青年男女，彼此打过招呼，坐了。

高小峰这时说：“小韩怎还没来？”

詹为国说：“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不会不来的。”

他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工人打扮，头发很长，长脸，粗眉大眼，沉着刚毅，长的十分英俊，但却很清瘦。他迈着匆匆的脚步，向学校走来。

他开门进来了。

詹老师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就等你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望着郑淑静老师，说：“这位是……”。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郑淑静老师一下子站起来，伸出双手，抓住韩水生的手，亲切热情地说：“水生，你……好！”

韩水生开始有点发愣，继而有点发惊，接着脸上泛起了笑容：“哎呀！原来是你？未想到……，在这儿遇见……”。

詹为国笑着说：“原来你们认识？我何必多此一举？”说的大家都笑了。郑淑静也笑了，她说：“我们从小同学，是好朋友。”

詹为国接着说：“啊！原来是青梅竹马时代的朋友，叫人羡慕啊！”

另一位女士接起来，很有风趣的说：“詹老师说的对，青梅竹马时的感情，充满着诗情画意啊！”

詹为国这时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站在桌子前面，望着大家认真的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从两方面看待童年的，过去有可回味的幸福，但也有使人伤心的往事。你们说说，

我说的对不对？”

大家被他这一问，都有点愣住了。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发出了笑声。大家都笑了来起。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可是唯有郑淑静一人，她的心里直跳，脸上一赤一红的，而韩水生听了，好象詹为国老师有意讽刺他，颇有点不愉快。这时又进来两三个人，彼此打了招呼，挤在床上坐了。

高小峰看看手表，收拢一下室内的情绪，对詹为国说：“我看……闲言少叙吧！要来的都来了。听听詹老师的吧！”

室内静下来了。

这时小头小脸的美术老师詹为国，右手向空中一挥，在小屋里迈开大步，慷慨陈词，大喊大叫起来。只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这是企图灭亡中国的信号，有良心的中国青年，怎么能容忍下去？除非是汗奸、特务、卖国贼……，我们再不能沉默，我们不能在沉默中灭亡！”

高小峰老师望着他，微微一笑。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詹为国老师的思想，往往都来自高小峰、高小峰无形中成了大家默认的领袖。郑淑静老师，坐在旁边，十分关心地劝詹为国老师，她亲切地对他说：“别这样过分的激动，小心隔墙有耳，不要象张国生老师那样，在图存救亡工作中，还没迈出一步，就惨遭鬼子杀害。”

“不！郑淑静老师。”詹为国听到郑淑静这样关心他，他更加声情激越起来。他继续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什么都不怕，咱校不是有个姓胡的兔崽子吗？叫狗特务去告密吧！断头台上，为中华民族英勇就义。倒是千古的痛快。当前，国难

当头，中国青年们不奋起抗日，就是民族的败类，炎黄子孙的逆子。你我都一样。一是起来抗敌御侮，一是垂手待毙。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任你选择。别的路是没有的。你们说说，我说的对吗？”

郑淑静一颗年青的心，被詹为国这种激昂的宣传鼓动的情调，深深地感动了。詹为国这个美术家，在她的心灵上，好象投下一颗火热的种子，时时烧灼她的心。她认为詹为国先生真正是一位抗日英雄。当詹为国语音刚一停下。她又亲切地说：

“我的为国老师，你小点声好不好？！无事防备有事。不能不防备狗，我看这次芦沟桥事变，蒋介石先生不会袖手旁观的。绝不会像‘九·一八’事变，命令张学良撤退，不准抵抗，把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投入虎口、深渊，任敌人宰割。”

詹为国老师用力挥手说：“我们要打破这种生活，摧毁这座满州牢狱，砸碎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我们要自由，要自己的祖国，什么叫‘日满亲善’？狗屁！甚么叫‘王道乐土’？全是胡说。溥仪，卖国贼郑孝胥、熙洽……，这群傀儡王八蛋，都该杀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詹为国这些豪言壮语，的确深深打动了郑淑静的心弦。她从未想到，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从亲友到同学中，从未遇到这样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他这样崇高的为国为民，痛心疾首的感情，怎不叫人尊敬啊！他长的并不美，小头小脸，但他的举止言谈，却有一种潇洒诱人的风度。韩水生虽然坐在屋里，但此刻的郑淑静好象完全把他忘了，忘掉她们青竹马梅时期的黄金难买的真挚感情，她的一颗心被詹为国占有了。

停了一会儿，郑淑静又提出一个问题。她说：“这

番话，令人感动。但是，怎么办呢？我们能办什么呢？办得了吗？办得到吗？是不是一个梦，一种空想”？

詹为国今晚感情激动的原因，虽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发动芦沟桥事变，不如说今晚上的聚会，又增加一个同事，而这个同事不是别人，就是郑淑静。这个还不满十九岁的姑娘，她是这样多情，美丽。从他的美学观点出发，郑淑静这个人无论从正面、侧面、脸形、嘴角、身材和她的外形穿戴、言谈举止，一句话，她的美的素质风度，使他一见倾心，特别是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偶尔望你一眼，含着多少深情，十天半月也忘怀不了。那眼风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啊！她，在他眼中简直是一位女神，郑淑静被分配来学校后，詹为国就主动和她接近，帮助她，亲近她。每天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和她谈上几句话，才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说实在的，詹为国真有点爱她，有点心醉了。但这种爱情，还处在隐蔽之中，正因为如此，他在她面前，总是故意卖弄才华，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表现出无限的忧愤。当他听到郑淑静又提出一个问题时，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他尽力睁大的小眼睛，望着郑淑静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说：“淑静！”他亲昵的这样叫了一声、他没有称她老师，而且也没有叫出她的姓，郑淑静听来，这是多么亲切啊！詹为国继续说：“你忘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岂有志立于此，而收效在彼者乎？我们立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能成功，就能胜利！孙中山搞革命，东渡日本，西逃伦敦，历经磨难，终于推倒清朝，我们立志抗日，这怎么能说是空想，是梦呢？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大国，不甘心当奴隶吗”？

郑淑静立刻接起来：“人口虽多，一片散沙，又顶什么用

呢？从前不是有人说，我们中国是‘东亚病夫’吗？”

大家激动起来了。多数赞扬詹老师向日本帝国主义挑战，拥护我们不该再沉默下去；有的批评郑淑静女士胆小怕事。说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历史已经过去，如今国难当头，要团结起来，在抚顺……。

詹老师听到大家赞成他的主张，颇有点得意洋洋的样子。当别人热烈讨论时，他有时沉默、低头，有时又迅速转弯，两手握拳。他一方面思考着日本主义侵华战争，思考着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另一方面又在思考着郑淑静内心活动，思考着她多情的眼风。她的语言和眼风传递出来的含情脉脉的感情。

这时高小峰望了大家一眼，他的语言简练，态度安详而冷静。没有詹为国那感情激越的外在的流露，但他的语言中却带着一种潜在的火，点燃你内心堆满了欲燃的干柴。只听他说：“郑老师，我们都在梦里，有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学习，也许能渐渐的弄清楚。譬如‘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它的历史根源。”接着，高小峰平心静气的讲了一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明治天皇公开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军国主义分子野心勃勃，制定出第一步征服我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我国东北，第四步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的狂妄野心。田中奏摺中说：“我对于满蒙权利如果真能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为假面具，而夙完支那四百余世，再以满蒙为司令部，而获得全部支那之富源，以支那为富源，而征服印度与南洋各岛，以及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及欧洲之用。我大

和民族欲跃武于大陆者，执满洲权益，乃第一关键。”

大家听了，却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韩水生生听了后，认为高老师知识渊博，令人崇敬，他高高抬起头来，不眨眼的望着高小峰。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要灭亡中国？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外就是侵略。不掠夺别国财富，他国内的大财阀就无法统治。他们自己就要灭亡。至于蒋介石先生为什么不抵抗，就把我们蒙在鼓里了，不过我想，中华民族是要生存的，是要发展的。现在是二十世纪，人民的世纪，民族要独立、人民要民主。朝鲜民族被日本帝国统治四十多年，我相信，朝鲜民族在将来一定会获得独立解放，中国也是如此。鲁迅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连忙伸手在床底下去翻书，翻了一阵，未找到，他接着说：“原意大概说：有许多人，被关在一个铁屋子里，要闷死了，这时有人提议：要打破铁屋子，有人反对。说打不破这铁屋子，反而把大家惊醒啦！死的更惨。但是有人却坚持，要大家一齐起来，安知打不破呢？”

说完，他问一句韩水生：“韩水生先生，你说呢？大家都起来，难道这铁屋子就不能打破吗？”

他说完，张开他闪光的眼睛望着大家。当他眼光落在韩水生这个工人身上时，又专门问他：“韩先生，难道这铁屋子就没有打破的希望吗？”

韩水生这个失学的工人，他恨透了洋鬼子。

“九·一八”事变的前天晚上，他在故乡浑河上游营盘，小学校放学时，遇上一群日本兵。其中有个小头目，把他们挡住，问村中有几眼吃水井？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有几眼。鬼

子头目说，今晚上在沈吉铁路演习打炮，回家说不要害怕。韩水生平常爱听老师讲故事，知道洋鬼子侵略中国，当时他说：“你们回国去打炮吧！”这一句话不要紧，这个洋鬼子立即捉住他，把他捺倒，一只大皮鞋踩在他的肚子上……

他跟着母亲，在事变后一个月，搬到千金寨一个远叔伯大爷家，他们借助洋鬼子势力发了大财，可是不久，把给他们管帐的水生父亲辞退了。弄得水生一家走投无路，他恨他的亲戚，更加恨日本鬼子。

不久，高小失学后，他在抚顺发电厂当了工人，他遇见一个特殊的景象。“老虎系”洋鬼子用狼狗咬一个中国工人，把这个工人咬的血肉模糊，倒在地上……

这一瞬间的回忆，在他眼前一闪就过去了。这一件一件的往事，他只是默默的忍受着，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沉闷、忧郁、寡言。但也使他更加坚定、沉着，对未来却怀着幻想、希望和追求。说也有缘，他结识了这位詹为国老师，他那种为国为民的慷慨激昂的声音、把他感染了，把他征服了。詹为国的思想、他还没有全部接受、全部思考、全部消化时，早把他引向反满抗日，救国图存的伟大抱负中，詹为国老师，在他心目中，不愧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英雄。一种崇敬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他也偶而察觉到，詹为国的眼里，时时投在郑淑静的脸上，而郑淑静从她那美丽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种不可言传而只能意会的东西，这使他颇有点不安，在他心灵深处潜藏着一种男性的嫉妒，当听到高小峰老师问他的时候，他才从复杂的感情中清醒过来。红着脸，连忙说：“能！”

韩水生的声音还没有消失，詹为国老师立刻走近他，大声

疾呼，好象有意打断高老师和韩水生的对话：“小韩，我们中国工人，再不能沉默，我们不能在沉默中灭亡！我们要起来，起来斗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求生存。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号召我们：‘余致力于国民革命，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当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唤起民众’，起来共同斗争！”

接着，他又高声朗诵诗歌：

“最先起来反抗的人必遭灭亡，
我知道这样，但我愿意做到这样。”

断头台上，将流尽我的鲜血，
但我的子孙，永远对我怀念！”

郑淑静微笑着，望着他问：“这是谁的诗？”

詹为国说：“是我胡诌的，还没写完。”

郑淑静接着说：“我愿作你的第一个读者。”

其他几个男女青年，也一致赞扬。

韩水生的心情也十分激动，刚才对詹为国先生的一点的嫉妒之心，消失得无影无踪。转而产生一种敬仰羡慕之情。于是，他也接着说了一句：“詹老师不但是一位画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很值得我学习！”

詹为国得意洋洋地说：“对！小韩，就是要学习，要不断地、勤奋地学习！在学校能学习，因有老师上课；在社会上，也能学习。只要你立下志愿，下定决心，就能学到许多东西。伟大的文学家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惠特曼……，不是由学校学出来的。曹雪芹、牛顿、达尔文、哥白尼……，这些伟大的文学家、科学家，他们都是从学校学出来的吗？中国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祖冲之、张仲

景、文天祥等等，他们都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世界上没有天才，勤奋就是天才、你懂吗，小韩？”

外人听来，詹为国这句“小韩”的称呼，包含着许多贬意之情。可是韩水生听了，却觉得很亲切。

也许高小峰感觉到什么了，他立即接起来，对韩水生说：“韩水生先生，詹为国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们的知识太少了，很浅薄。但是我们要求生存，就要努力学习，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武器。”

郑淑静这时问了一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哪？”

詹为国抢过话头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唤起民众，反满抗日，破坏生产，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后方。”

大家沉默起来。

高小峰说：“今天把大家请来，研究一下我们不再沉默的问题。我的意见，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但是怎样组织起来，呛呛一阵没有结果。

临散会前，高小峰把《狂人日记》递给韩水生。并说：“你读读这个。”韩水生拿了书，高兴的不得了。他认为高老师很爱护他、尊敬他，詹老师对他有点……。

二

夜已经深了。

韩水生走出学校大门，三星已升到头顶。初秋深夜，空气十分清凉。街上也很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火车汽笛的长鸣。郑淑静从身后追上来。她叫住了水生，问：“你经常和詹老师

他们玩吗”？

“是啊！因为千金寨动迁，家搬到新抚顺来，住在戈布大桥西侧，离学校不远，我下班又没有什么事。你什么时候调到学校来的？”

郑淑静说：“秋季开学前调我到这里来的。几年时间，我们都长大啦！”

“唔！”

郑淑静说：“今天白天，詹为国老师就和我谈，今晚上有几个朋友集会。非叫我来参加不可。真巧，未想到在这儿遇上你。水生！你和他们在一起，觉得有意思吗？”

“唔！很好，他们说的，对我帮助很大。你工作忙不？”

郑淑静说：“没想到啊！我也成了奴化教育的罪人。每当我上完课后，欺骗了孩子，我的心就十分难过。”

水生说：“这次鬼子制造芦沟桥事变，是全面进攻中国，要灭亡中国的信号。东北这个鬼子的大后方，一定要加强看管。现在工场提出‘防止工人移动’口号，看样子，要加紧镇压工人。”

郑淑静靠近他身边说：“要加点小心！特务横行，前天，日本警察署两个便衣特务，窜到学校来，问这问那。唉！我们每走一步，都有拦路虎。”

“是啊！我们现在是光着两片脚，步步踩在铁刺弦上。”

又走了几步，郑淑静小声说：“我们高小时的班主任张国生老师，被鬼子抓去，整死啦！”

“哎呀！因为什么？”

“鬼子说他是‘思想犯’。”

“看起来，不组织起来，不下决心，不打倒鬼子是不行了。”

他俩并肩走路的影子，被马路边淡淡的灯光，投到马路上。一会儿拖长，一会儿又缩短。

一个十字路口出现在他们面前，韩水生放慢了脚步，几乎是停下来了。

郑淑静已经察觉出来，她从前爱过的朋友今晚突然相逢，应当高兴，但却恰恰相反，他语言简短、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感情。她望着他说：“水生，今夜已经很晚了，你送送我吧！我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谈。”

韩水生迟疑了一会儿：“好吧！如果你不讨厌的话。”

郑淑静的心儿一跳，有点惊疑起来，走了两步，说：“水生，你怎么能说出……？！”

韩水生却冷冷的笑了：“说句笑话，你别多心。”

郑淑静反问一句：“是我多心，还是你疑心？”

彼此的猜疑没有解除，反而在彼此的心灵深处却刻上一条轻轻的抹不掉的痕迹，又走了几步，韩水生说：“咱们说点别的吧！”

郑淑静为了驱赶暂时的心灵上的阴影，又唠起在高小读书时班主任张老师来。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有一颗高贵的心灵，想把自己全部知识都献给孩子，教育孩子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文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结果惨遭杀害。扔下师娘和三个孩子，成了孤儿寡妇。郑淑静又谈到女中三年寒暑，转眼即逝，好象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而韩水生几年来，虽然跑了几家图书馆，结果也是虚度年华，到头来又不得不当了一个为鬼子卖命出力的臭苦力。